



崇敬、追忆与心愿

——写在章开沅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
□陈康衡



我作为历史教师,对章开沅先生仰慕已久。他是著名的史学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泰山北斗”;他是著名的教育家,长期从事师范历史教学,上世纪80年代初在学界换届前的民意测验中得票第一,荣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六年。作为南通人,我更记住了他是张謇研究的先行者,“张謇学”的积极倡导者。章先生亦是我敬重的父辈之人,以95岁高龄遽归道山。因此,提到章先生,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章先生有句名言:“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先生虽然已经远去,我们缅怀他、纪念他,更要进一步了解他、学习他、研究他。近年来,我先后阅读了章先生的《实斋笔记》《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章开沅口述自传》等著述,其中有相当篇幅是章先生回忆家世变迁和个人经历的,我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荻港之行——向章先生致敬

章先生1926年出生在安徽芜湖,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世居荻港(亦称荻溪)。湖州与苏州毗邻,离南通也不远,却一直无缘过去。甲辰正月初三,去湖州南浔看望定居于此的晚辈,同为历史教师的族侄告诉我,章先生的祖居地荻港离南浔不远。章先生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树葬于此。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消息,更增加了对章先生的崇敬,更加钦佩章先生的品德、情怀。学界誉他为大师、泰斗,他却化作一杯净土,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且是采用生态葬的理念和方式。我们决定第二天专程前往荻港,荻港村属南浔区和孚镇,离南浔约30公里,是一带四面环水,河流纵横的江南水乡。进入村内崇文园,章先生亲手种植的香樟树位于长春桥畔,树下有勒石一块,上镌“清芬堂十七世孙 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校长 章开沅 植 丁亥年孟春”。香樟树是2007年春天种下的,业已

欣荣挺拔,枝繁叶茂。章先生生前曾留下“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的心愿,如今安眠在祖居地的香樟树下,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永远为后人缅怀与敬仰。我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达对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章先生对故乡抱有深厚的感情。从

1987年9月第一次到荻港寻根,至2017年12月先后十二次回湖州,其中七次到荻港,为荻港名人纪念馆、中小学题名、捐款、捐书,勉励孩子们:“荻港之所以出了这么多的名人,关键在读书!你们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他为湖州地方史研究和教育、文博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捐赠珍贵图书资料,在湖州高校做学术讲座,在多个论坛、会议上做演讲,祝愿家乡“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祥和富饶,幸福安康。让湖州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湖州!”

难忘三次见到章先生

章先生情系家乡、服务家乡,浓郁的家国情怀令我辈感佩。同样,他对倾力研究的张謇的家乡南通,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1962年9月到2013年7月,章先生先后十次来南通,受到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南通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学任教时就拜读了章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事教研工作后又进一步吸纳了章先生和本地学者的研究成果,精选张謇兴办大生纱厂等史实,编写进乡土教材《南通历史》。十多年来有幸三次见到章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第一次是1999年11月8日,当时的南通师范学院历史系、南通市历史学会联合邀请来通的章先生和朱英教授到师范讲学。当天下午,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声中,章先生与夫人及朱英教授走进行政楼九楼报告厅。报告会由历史系庄严正书记主持,院长刘一平致欢迎词。章先生首先讲话,他深情回忆了在撰写《张謇传稿》时得

到南通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章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历史学不是夕阳学科,是万古长青的。历史学者把过去、现在、将来连在一起,不能妄自菲薄,不要埋怨,首先自己要重视,想一想自己给社会的贡献。”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记有章先生这段话的本子时,先生和蔼慈祥的面容又浮现眼前,铿锵有力的话音回响在耳边。

2009年4月17日—20日,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状元故里”海门召开,我提交《论张謇与南通近代工业遗产》一文参会,会议规格高,有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参加。已是83岁的章先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的学术演讲,让我再次目睹先生的风采。会议间隙,我随与会的《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分别拜访了章先生和南京大学的茅家琦先生。如果说,十年前是仰望先生、聆听讲学,这一次是近距离地走近慈眉善目的长者,可亲可敬的父辈。章先生待人接物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大度豁达。任主编请章先生和茅先生将二人的演讲赐稿在《历史教学》上刊出,两位先生爽快地应允。当年5月的《历史教学》上半月刊(中学版)和下半月刊(高校版)相继发表了茅先生的《试说“张謇精神”》和章先生的《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

2013年是张謇160周年诞辰,南通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87岁高龄的章先生冒着酷暑全程来通参加“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南通。7月22日下午,研讨会在张謇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报告厅举行。章先生即席讲话,他全程站着侃侃而谈,非常接地气,非常有感情,时不时激起全场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会议合影后,章先生到新馆的贵宾接待室休憩,我上前问候并向他简单地报告了我们探索把张謇对近代南通发展的贡献融入中考历史试题的命题中,章先生听了连连说好,并说:“你们南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简短的交谈,使我备受鼓舞。我

虽已退休,仍愿继续关注张謇研究,发挥余热,做一个“业余张謇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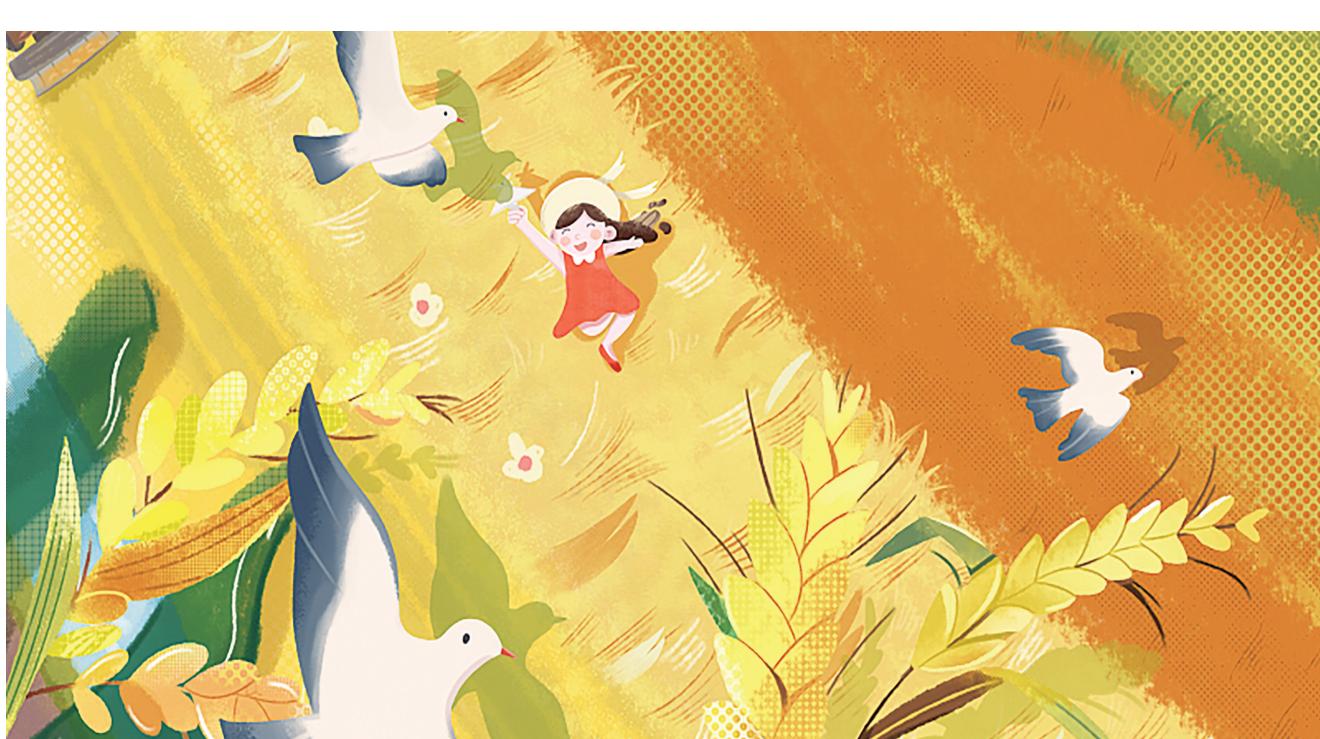
未尽的心愿

追忆三次见到章先生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虽两次到过武汉,却没到过华中师大。我有一“90后”的晚辈子于2016年取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博士学位后,入职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任教,现已是副教授、硕导。他告诉我,到校后多次见到章先生,听过他的讲话,还得到一本章先生写的《20后寄语90后》。他邀请我去美丽的桂子山校园,说章先生还到近代史研究所上班,等我来了带我去拜访章先生。我听了非常高兴,和他说我正在读章先生的口述自传,且是毛边书,等读完后带来请章先生题签。由于近年来主要精力用于陪侍届年九秩的双亲,一直未能成行,到疫情封控更无从谈起。这一未尽的愿望,成了心头永远的遗憾。

一位学者、一位95岁的老人、一位大学前校长在离世后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的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深切悼念,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尊崇?这是因为章先生人格与精神的魅力。章先生曾获得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但他最重视的奖项是武汉市市民评出的首届“武汉市模范市民”。他最喜欢告诉别人的身份,是老家湖州荻港授予的“荣誉村民”。我辈虽不是“章门弟子”,同样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章先生安葬于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并立有章先生的雕像。我想,日后到武汉,一定要去石门峰纪念公园,拜谒章先生雕像,表达对章先生的无限崇敬与缅怀之情,这是我由衷的心愿。

江畔听潮



汹涌澎湃的航行路

□黄俊生

公元838年阴历六月十三,一队身穿各式服饰的日本人,在一片片祝颂歌声中,拉着长长的队伍,鱼贯登上停泊在大雅港口的两艘大船。

这是日本国第13次派出遣唐使团,遣唐使正藤原常嗣,出生于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藤原家族。在日本高门贵族中,藤原家是人唐比较积极的家族。早在飞鸟时期(592—710),中臣镰足(被赐姓藤原)就派遣长子定惠,于653年随团使唐。此后,藤原家几代人中屡屡有人入唐。藤原常嗣的父亲藤原葛野麻吕,804年率团使出大唐,出行前,桓武天皇召正使藤原葛野麻吕至御座前,亲捧酒卮,吟歌曰:“此酒虽薄,却是恭祝你平安归来的酒。”葛野麻吕闻之,泪如雨下。群臣无不流涕。

这次,仁明天皇把日本遣唐史上规模最大,亦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交给藤原家族,命藤原常嗣为遣唐正使,率650名官员、工匠、画师、乐师、僧侣,出使大唐。早在3年前的公元835年,这支使团就已经组团完毕,并且从难波(大阪)登船出发。离港不久,船遇险被损,只得折返待命。两年后,即837年,使团第二次扬帆西行,又遇到无法回避的逆风,再次被迫退回。第三次扬帆定在838年夏天,不料想,遣唐副使小野篁突然拒绝登船,还作歌揶揄遣唐使,被天皇剥夺官职,流放岐岐岛。

登船的人,并没有马上进入船舱,而是拥在船舷一侧,向岸上的亲人挥手道别。按照日本的禁忌,在严肃重大的场合,不得大声言语,以免触怒神灵。但此时此刻,一位诗人毅然打破禁忌,他宁可

遭受神罚,也要对遣唐使大声呼喊:“万事平安啊,请一定要平安啊!假如无恙平安的话,我们依然还能见面!”诗人的祝颂,如百千重的浪涛一般,在送行人群里涌动,汇成海啸般的轰鸣,让船上的人泪流满面。

与此情此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几个穿麻布僧服、头戴斗笠的僧人,眉眼低垂,

双手合十,默默地钻进船舱,寻一处角落坐下,微微闭合双眼,如同人定一般。他们

是受僧众推选入唐求法的随团僧,其中

有圆仁、常晓、圆载、圆行,以及圆仁的弟子惟正、惟晓和随从丁雄万。

日本国从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二年)开始向大唐派遣使团,学习大唐的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到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的264年间,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有3次任命了遣唐使而未完成,两次是送唐使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团有13次,圆仁和尚随行的是日本国最后一次遣唐使团。

原先,日本遣使船航行的线路沿朝鲜

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

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由陆路西赴,

经过洛阳到长安。这条线路被称作遣唐

北线,主要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

难情况较少,就是时间长点。

情况到了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发生改变。那时,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权鼎立,三雄争霸。处于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与大唐交好,日本则支持地处半岛中南部的百济政权,在激烈的冲突之下,终于爆发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是大唐帝国与日本(当时称倭国)两个实体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交战。唐朝将领刘仁轨在白江口(亦称白村江),面对数倍于己的倭兵和倭国战船,凭借坚船利器,以少胜多,大败倭兵,焚毁倭国船只400多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随后,唐朝与新罗联军灭掉百济和高句丽,而日本经此次失败,900年不敢侵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与政权的更迭,直接导致与新罗交恶的日本改变遣唐线路,不得不冒险开辟新的航路,由南路人唐,即先南下驶抵琉球群岛,观望风势,然后一鼓作气横穿东海,直抵长江下游流域,在明州(今宁波)登岸,由杭州、苏州、扬州西上长安。南线航行的海难率太高,每次出使,都要赌上性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便是走的这条线路。

鉴真和尚在十余年里,先后六次东渡,前五次均告失败。其中三次东渡计划胎死腹中,第二次和第五次倒是扬帆成行,但第二次在长江口胡逗洲狼山江面上遭遇风浪,船只沉没;第五次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又遇狂风巨浪,随浪漂流到一个小岛避风,最后漂到了海南岛。唐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受遣唐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唐名晁衡)的邀请,搭乘副使吉备真备的船,终于成功抵达日本,那时,他已经是一位66岁高龄、双目失明的老人了。遣唐使团返国的四艘船,只有两艘回到日本,其中一艘触礁,受土著攻击,船上人大多遇难,而遣唐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的船遇到强逆风,漂泊到越

南,辗转回到长安,直到死,也没能回日本,藤原清河只能每天吟唱出使唐朝之前,在春日祭神时所作的诗,寄托重返故土的悲愿。其实,他意识到,彼岸的故乡,已成回不去的诗与远方:

祭神春日野,神社有梅花。

待我归来日,花荣正物华。

尽管南线风高浪急,海难频繁,但日本仍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派遣使团入唐,有何原因?这是因为,白江口之战后,日本清醒地看到自己与大唐帝国之间的差距,他们痛定思痛,决心走强国之路。天智天皇继位后,不仅重视发展军事实力,还重视文化建设。他们被大唐“打”疼了,对强大的唐朝反而产生敬畏之心,天智天皇不仅恢复了与唐朝的外交关系,还恢复了中断30年的向唐朝派遣使团的习惯。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一流人才,其相貌风采、举止言辞均不同凡响。使团随员至少有一技之长,留学生与随访僧都是优秀青年,在国内已崭露头角。圆仁和尚是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他幼小时在大慈寺就学于鉴真和尚,再传弟子广智,15岁投日本最澄和尚下学法,颇得最澄赏识,随侍大师左右,修天台大法。最澄圆寂后,不满30岁的圆仁开坛弘法,颇负盛名。

圆仁终于要踏上入唐航程了,但遣唐

南路的艰难险阻,决定了圆仁和尚的航行不会一帆风顺。

《南通通》连载 第七章 东瀛飞鸟:

掘港国清寺与圆仁和尚

雨丝风片

如皋京江小学校歌

□何泰

南通曾有京江小学,由镇江旅通商人兴办,后并入通城西街小学;如皋也曾有京江小学,由镇江旅如商人兴办,后并入如皋丰乐小学。百年前,如皋京江小学校歌歌词是:“京口三山壮,送江入海,古勋丰地,小住同乡;欧亚暗潮流,诸国争强,问滔滔世界,谁为保障?济变在人才,学校先提倡,志气激风云,热血潮,黄天荡。”歌词是当时的京江小学校长赵臣杰所作。

歌词第一部分说,镇江人来到富饶的古城如皋做生意,衬托出“京江旅如”的含义(京江小学的全称是“京江旅如小学”)。作者把镇江籍人士爱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的丰富感情糅合在一起。歌词第二部分指出,一战前后,世界风云激荡,需要人才,兴学就是育才。校歌没有向学生作“敦品力学”的提示,而是提出“问滔滔世界,谁为保障”的问题,勉励学生从小具备远大抱负。

清代后期,尤其是太平天国期间,镇江人到如皋做生意的很多,其中不少人经商致富,他们在如城建立了京江会馆,又称镇江会馆。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如皋得风气之先,纷纷筹建新式学堂。镇江籍人士满怀兴学热情,利用他们的财力和有会馆馆舍可作校舍的条件,率先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成立了“京江旅如小学”。校长由镇江人赵臣杰担任,他曾担任过科举时代的儒学教谕,社会上尊称他为赵先生,在士林颇有名望。初始,学堂只有一个班级,到上世纪20年代初,发展成多班级的学堂,镇江籍和皋籍学童兼收,不收女生。镇江籍学童不收学费,如皋籍学生收费标准与如皋本土学校基本一致。1922年实行新学制,改称“私立京江旅如小学校”,学制由7年改为6年,在校学生近300人。校舍有一座楼房,上下4个教室,楼北一排平房两个教室。教室宽敞明亮,采光通风良好。另有一座小楼,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是办公室。会馆的大厅,充作学校的饭堂和会场,可容纳全校师生开会。大厅对面是一方空地原来用作操场,因上体育课时教学受到干扰,于是改为花圃,种植花草树木,同时在学校附近的曹家空地开辟操场。每逢学期开始和结束,学校都举行仪式。开学时,由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餐早点,这是其他学校没有的。京江小学有一个特定的假日,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十五这一天,会馆举行关帝会,对外开放,学校放假一天。清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任过江苏省议会议长的邑绅沙元炳,也将子孙送到这里读书。

校长赵臣杰担任高年级的读经、国文课,讲解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赵臣杰因年事已高,辞去校长职务,由柳新言、张仲虎相接继替。

1958年冬,如皋城街道拓宽,学校部分校舍在拆迁范围之内,随后,并入附近的丰乐小学。40余年的办学生涯,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武汉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法学教授韩德培,小学阶段即就读该校。毕业于该校,以后经过深造、出国留学的,成为经济学家、银行家、科学家的不在少数。京江小学,如皋人、镇江人都不该忘记的一所苏中名校。

江海风物

芒种熏风日夜忙

□孙同林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成熟,而谷黍类夏播作物可以播种了,指出芒种节气对农事的重要性。

芒种时间点在6月5—7日之间。进入芒种,江海平原便进入梅雨季节,又称“梅黄天”。梅雨期间会出现低温天气,故如东民间有“梅黄天烘炭火”的俗语。

芒种三候为:“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到芒种时小螳螂因感受阴气破卵而生;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的反舌鸟,却因阴气而停止了鸣叫。

农村忙收又忙种,俗称“双抢”。在如东民间流传着“春争日,夏争时”的农谚。麦子一黄,农人就忙了,芒与忙,一语双关。收割麦子不能等,雨说来就来,一切都得准备就绪,天一晴就要抢收。稍慢半拍,一场雨就会让一年的辛苦化为泡影,常言说“收麦如救火”。

芒种是收获的开端,是丰收的起点。多少年来,我对芒种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下雨,就不由得担心地里的油菜会不会遭到雨淋,小麦有没有因大风倒伏,造成歉收。